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五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神道碑 唐常衮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録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衮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於太

常勒之彝罍德勳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於王室豈褒紀之禮闕歟宜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於豐碑焉臣謹按司勳之戎籍史官之年表而敘之云聖人稽黃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惟犬戎自擅寇於我西土而猶懷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將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於明廷乃大誥於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哉是用詔以膺揚之命於

是有鸞旂琱戈之賜公拜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師師朝那弭節涇流恢耀武威以臨於戎狄既至乃以戎服立於軍門之外奉敭天子之威命而訓於將軍列校六正五史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內侮漢以金城隴西氐羌入冦故遣率以守衛中國脩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亦有邊患尚勞釁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

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筭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羣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舉軍法以誓之令簡而一衆畏而服雖嚄唶老將聞而竦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徧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貙豻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馬禦於水硤之衝㬰輪超乘縵胡突髯眈盼而横奮者雄毅之將董馬捍於丸亭之陰輕軒飛翰闐闐桓桓隷於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舒於大回川雷

密須之鼓殷於都盧山周之以木樵校聯布之以蘭石渠答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魁健氣索猛鷙魂駭卻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已此皆親稟睿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流沙遠收故地奪我良將罔卒西事以大歷十一年月日薨於戎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朝而嘆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乎遣中使以迎喪顧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遺奠也五校啓行賵以車馬唅有貝玉所以

褒大勲也初公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滅寇之策先皇帝竒之曰吾無憂於東方也遂戰青渠陣澧水収二陝復三川渭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卭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闞如虓虎闘酣披靡横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交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馬斯

亦羣帥之傑既而移軍右輔疾扳河西固已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羣延蔓山谷輕行轉鬬殺虜而歸屆於岐都寇已四合公乃持滿外嚮坌入轅門未及觧甲背城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背血橫洒朱殷金甲觸戟而墜應弦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絶也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於邊野以馬革裹尸而還慨然而嘆曰豈使吾祖勲業墜於地乎由是慷慨邊戎徘徊孤劍遂西至絶域以

奇功累授裨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
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
涇原以鄭頻二州隷之尋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
進封異姓副軍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
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摅洪仁
以庇傷殘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
正合終以奇勝閎廓深邃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
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於木罌

濟河登山掇淵解鞍而卧鞭馬而馳兼之有餘亦不差異嘗以家財一百萬賻三軍與其散已食於行伍陳賜金於廊廡何相去之遠哉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别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受五

行之剛氣叔夜心髙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於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寳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羮徳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

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做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賞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

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没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

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

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於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

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馬晦以麴糵暢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毕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劉禹錫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僊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為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為太原祈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雋傑著書行於世既歿諡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為蔡州上蔡主

簿上蔡生勉舉進士試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
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
楊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
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
東皐子文章高逸傳在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
游方外遂性三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
公性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
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之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洮水

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已而淮楚間郡彥多與之遊公慊然自少無進取意與遊者激之曰鄉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俾家聲不頽今夫以文字茫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棄耶入謀於閨門咸以外言為是因決策而西上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楩柟生於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盼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至者記室於嶺南授正字叅謀於淮右進協律郎其後

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為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聞其言徵入南臺轉殿内歷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員外復為知已所薦遷秩授司勲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為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猾直為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入晏伏閤上為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為憂求為虢州刺史宰相

行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大抵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跡而固公雅為今揚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虢略贊皇入相擢為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為黨河南帝之别京其治尚體度風采而别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束吏惠下蘇疲羸讋剽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

一揆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貴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其理三者具求政之有秕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之元年十二月八日薨於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於河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於滎陽鄭氏生三女而歿今葢祔焉一子曰慶存亡亂矣猶子前太原府叅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早孤蒙世父常侍之覆

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管籥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敫思有以垂於後者以誠告於從叔大司農復命曰愈謹礱貞石以乞辭無忍余昔為郎與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為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吴郡陸紹梁國劉貢博陵崔珦人咸曰得士夫揚州少與也而見罷益州寡合也而見親

六從事材不一也而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乃為之銘其辭曰

隋有文中詔敫徽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紓餘鍾於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麗中泳後大蘭芽茁然秀出蘩薈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其道愈光哲者知之冥於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為郎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政守於三川頑民底定乃鎮於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閭誰詢謀濟濟

君子問誰出納潔潔廉士道本乎心暢於四支治本乎正形於百為黠吏斂手齊民揚眉江清藪空夜柝勿施公卧於齊邦民悽悽公衣陞屋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婁言旋棠氏未老周人慕馬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在兹既固且安松楸飀然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薛公神道碑　劉禹錫

薛氏三代爲侯國分於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爲齊所
并其公子彝楚錫土田於沛漢末避讐之成都曹魏平
蜀徙家汾陰遂爲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爲夏車服大夫
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舄奕冠世言氏族者署爲閥内
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諱
謇字巽曾祖寶胄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州
司馬邠州刺史王父會有儁材刺三郡金紫綿皆以治
聞累績至銀青光禄大夫封龍門侯烈考承矩以文亡

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覆露補崇文生歳滿調主簿書於亳之譙苦二邑又尉於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為對乃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鴈門主轂雜具舟檝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為榜夫千有餘人隷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泝河北行涉戎落以餽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迴逺必尅期如合符一出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

內供奉賜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中內史未幾淮海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中命真相趙國公帶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籩幃罷備乃曰信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為泗濱守既報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

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兼戎索
以治之五州民咸悅元和十年某月薨於位年六十七
贈右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早世繼夫人隴西
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子凝為嗣季
子茂弘以諸侯禮議返葬故里蛾眉原從周也後二十
有三年元日開成凝為平盧從事謹按甲令礱碑石來
乞辭以垂於悠久初公治粟於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
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

尚書為郎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公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為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為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為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太師誌其墓畧曰弘深莊重幹敏絶人此與游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禴鼎氣敲雲散為昌光凝為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館入仕幽寵未光尺木

為階俄然欲翔司會知材續宣朔方邊師萬堠候我羸糧泝於黄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皂衣挽航膺索臂弧穹廬在旁虜閧公名憚不敢動安北已南列城相望率有儲峙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廵輦下淮南軍大往為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於泗乃廉於閩閩悍而嚚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委然如蟄閩方不淑天集其福公薨於寢玄頳以復天王廢朝贈之金貂莓莓晉原欝欝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九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六

韓文公神道碑　唐皇甫湜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於韓遂以為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傒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隷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

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寔爲安定桓王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叡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於先生爲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鄭氏異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秀人偉生多從之游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

漕江淮入官於四門先生實師之擢為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寛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行為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徳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為留

邸貯潛卒以槖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
朝廷斷民署吏候旦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遽相禁
有使還為言憲宗怳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
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栁澗贓
詔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
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
宰相不為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修史
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

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弘弘悅用命遂至郾城熟審其賊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其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卒平蔡方三軍之士為先生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栢耆先生受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

遂移典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為州縣薄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末相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袁州如潮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説生徒官之以藝學淺深為顧恃品豪曹游益不留既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臃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

情望之若大蚖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既至
召衆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辨而銳悉其機情
賊衆懼伏賊帥曰唯公指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
之喪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
京兆尹不以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屈韓愈公為尹宜
令無參御史不得為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
奸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愔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
且相先生不詣固為恥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

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改其官復爲吏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絶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尚書寶歷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塋世父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期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大

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耳必心躍色揚鉤而游之內外悍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訴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罕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為異事實嗜才技毫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懸畏以為端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宿貸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已多矣

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盡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昶謹以承命湜既以銘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業德詔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朔封自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昌宣惠遂王秦絶韓祀蟣蝨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三王其爵韓世何盛桂胄系雅三祖官下祕書發祥追錫僕射徑熟道荒物喪其明誰墾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

襲蹈聖矩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分素兮有醜何多靡引而忘天杳其施埀陞乃頹羣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徧猶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

銘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頼陽

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
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
文刻碑文曰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
扳萃注秘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
補盩厔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為第一事畢帖
集賢校理一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
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為學士右拾
遺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發兵衰

陽荆州入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爲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讌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湔剔抉磨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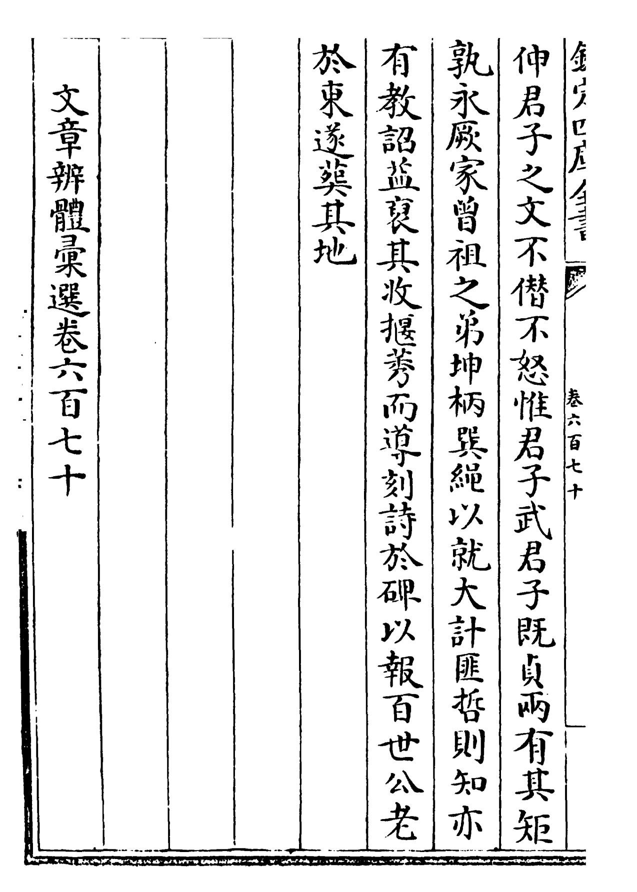
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武相遇盜殊絶賊棄刃天街日比午長安巾盡知公以次紙爲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主客真守中書舍人敘緋受上旨起田孝公代恒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内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堤扞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渟儲甘清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舞

從右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
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湖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
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病薨官
白氏由楚入秦秦白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
後祖某鞏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
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既長與弟
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庚左丞敬休友最善居家以
户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擕鄧同韋楚白服遊人

聞姓名過海流入鷄林日南有文字國為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為相稱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令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城守四川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齋栗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人集

七十五卷元相爲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公有弟昆本跋不搖乃果敷舒匪骼匪臄噫其醇腴於鄉洎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曆陛玉堂徽徽其中上汰唐禹帝爲輦留續緒襞縷歲終當遷户曹是取暟白其華嚼不痕緇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道上納筆攡麾綽三郡理既去刑部倏東其居大尹河南剪其暴逋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翊翊伸



伸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而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巽繩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裒其收掇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七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七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宋 歐陽脩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巳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

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
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
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
素拜稽首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
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
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

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彦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

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

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院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

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

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於其官而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冦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

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録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令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

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

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宅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

皆免曰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赴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

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宫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

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

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兒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廷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襃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徳也臣謹考國

史實録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録其可紀者輒聲為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

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

銘　歐陽脩

潁川公既葬於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

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於初盛於中有於終而大施於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家於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巳下三世不

顯於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克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

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
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
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
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
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
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政事居三歲間
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所
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

永與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

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恵邪葢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齧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於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争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

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没不見縱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刱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

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奸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詰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諠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詰欲加以罪公為

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詰則奸人得計而沮能吏詰由是獲免公十與大州六為轉運副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録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

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詘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於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獘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

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於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於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

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慱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禄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賔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

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
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
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於朝者
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
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
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若齊尚書中書儀同太
師祖考在前曾孫盈後公居於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

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一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

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説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毁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

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

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

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吕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吕公乃以公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

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

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

賫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

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衆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

閤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

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

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吴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冗根公居三年

怯勇隳完兒憐歎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
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
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惟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殁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

令程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於朝曰先臣

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
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余其可
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
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為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
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於冀公太師之碑
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
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贇明
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

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兾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

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

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茍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它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

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諍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税多目吏得為奸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

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

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為光禄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還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宫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

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

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求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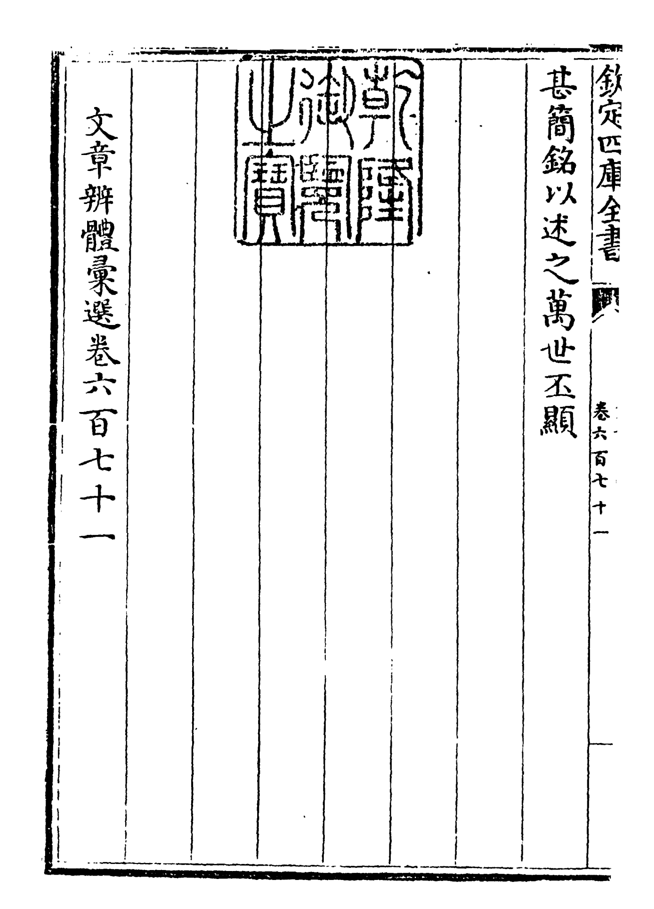
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於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徳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

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室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

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閒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玆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

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思福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八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宋 歐陽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

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閤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
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
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
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
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
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
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
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

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閲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官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宫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

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帝之
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
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
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
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
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
部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巳下皆用
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

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它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部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禄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

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宫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令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令天子為皇太子以户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宫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徳文章佐佑東宫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叅與機密凡所對

必以其藳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閤中遺書得公所

進藳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

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

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

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

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

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

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衮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

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

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巳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

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户實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録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敬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

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虚巳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虚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賛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徳皆大理評事㡬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

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莘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

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始興襄公既葬於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於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於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於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於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葢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

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於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

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於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反葬於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慱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

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刋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歷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頽弊以修百度既以

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輙言無所迴避奸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疾也慶歷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

雖是公言猶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敵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辨言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敵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賔客絶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

光禄少卿於家又以為其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略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

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令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黄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還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輯完復嶺海肅

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廵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

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邈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於前两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

於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奸詼屏息慶歷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千里一方有警公起於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於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於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密分入於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於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䘏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繇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

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嘆曰
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廵檢邢洺男子張
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
婦人服盛飾誘之即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
眾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内殿直殿前左班
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
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
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

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

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寧武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歷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

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聳乃拜
公保静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
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
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
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
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
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
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

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粮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内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濆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

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到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

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實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起復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

同郡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
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於家詔輟視
朝二日發哀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
禄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
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
家固辭不許其年五月甲申葬於管城明年有詔史臣
刻其墓碑臣愚以謂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
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

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於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於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

公諡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杲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内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内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

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
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廷拜毋蹈舞若
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耇天子
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
德載熈祈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歐陽脩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
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歴晉漢周

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歷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歷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若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已

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於陜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盬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

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奸吏一人去之繩

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寛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於法大理駮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壊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

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為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寛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

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饑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産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歳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

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豈有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為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勲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

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陜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七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九

司馬温公神道碑　宋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

常懐毒自疑數入為冦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果莊青伊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冦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烏爾戩星音以其族萬人來降黄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横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歳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

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設施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

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嫉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

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敵境者敵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

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

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

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温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陜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奸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
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
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
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
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
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
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
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

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

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陜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

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

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

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詒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

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富鄭公神道碑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冦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敵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達蘭敵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敵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不伐縱契丹歸國敵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

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忷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

吾甞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懐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盖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期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

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獘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

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

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他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敵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

知不若歳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歳幣無窮之獲哉契丹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敵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敵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

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復許敵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欺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彦國河南人曾大父内黄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

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
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
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
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
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
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
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
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名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氣名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敵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敵行之為朝廷羞後使敵還者云敵中罷燕

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兾以自免宜竟其

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徳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名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陜西都總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黄

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
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
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
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陜西督修城
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
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
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
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

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丹且實吹丹且桑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荊湖公言二人之降

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
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
不知邪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
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
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
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
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
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

歐陽脩上書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敵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敵萬一

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臥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敵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

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

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王使將行而止之以俟敵使公曰若敵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愛勒旗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敵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敵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安

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敵築威塞州以備之愛勒屢殺威塞人敵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冦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敵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敵若入冦臣為罔上且誤國上乃止敵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

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

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習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

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劒印於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還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

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

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䘏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

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名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熈寧元年

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内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

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敵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

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

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

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彦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彦博彦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

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視朝
内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
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
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
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
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
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
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

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地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葢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

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辨而不譁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録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環石介孫復吴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

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於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

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葢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敵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

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偎兵交兩河腥聞於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

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刖人矧敢用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於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雁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於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

薦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於公公之在内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惟人百度惟正相我二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有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三